

## 《二泉映月》与天津有着深厚渊源

民族歌剧《二泉》是一部多幕歌剧,讲述了民间音乐家阿炳与苦难命运不断抗争的人生经历。现场观众纷纷感慨:“我身临其境观看了民族歌剧《二泉》,震撼,感动,直击心灵,流泪数次,不枉车马劳顿从太原赶到天津来看这场大戏。”“期待全国巡演,人民需要这样的艺术家!”“弘扬中华经典,二泉流淌千年。”“有幸观看了在天津大剧院的带妆彩排,非常震撼!观众喝彩声和掌声响彻全场且持久!确实是一场令人感动且难忘的大戏!为艺术家们点赞,为天津音乐学院的艺术家们喝彩,为这种创新的模式点赞!”“震撼人心的《二泉》,谢谢伟大的文艺工作者!”“天津音乐学院,又一部大型民族歌剧的演出成功,在国内音乐学院中脱颖而出,彰显了整体的实力水平。”……

《二泉》这部民族歌剧由黄定山执导,杜鸣作曲,任卫新编剧、高嵩执棒,由天津音乐学院院长、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与著名二胡演奏家、天津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陈军领衔,龚爽、王泽南、陈彦竹、吴梦雪等实力派青年歌唱家担纲主演,天津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青年合唱团、青年戏剧团、青年舞蹈团等近三百名师生为演出班底。

天津音乐学院排演了《二泉》,而《二泉》中的主人公阿炳与天津也有着深厚的渊源。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地址就在河东区十一路,也就是如今的天津音乐学院北院。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位教授叫杨荫浏,是一位民族音乐学者。当时中央音乐学院从美国进口了一台钢丝录音机。杨荫浏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听过阿炳的演奏,对阿炳的演奏印象深刻。杨荫浏先生带着这台刚刚买回来的录音机,到无锡找到了阿炳。当杨先生找到阿炳时,阿炳说:“我已经几年不摸琴了,得练一练。”于是杨先生就在无锡等着他。大概三四天以后,阿炳就弹奏录制了《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还有几首琵琶曲。杨荫浏把这些录制的作品都带回天津。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也是中国音协的主席吕驥先生听了这个录音,特别对《二泉映月》这首作品记忆深刻。当时这首作品还不叫《二泉映月》,《二泉映月》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在录制和发表的过程中起的。于是,《二泉映月》就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首先进行了播出。所以全世界听到这首《二泉映月》,首先是从天津传出去的。“你看历史的这种巧合啊,70多年以后,我们又是在天津,通过《二泉》这样一部歌剧,让《二泉映月》再次响起。”王宏伟院长感慨道。

## 为孩子们创造更多更大的艺术实践舞台

天津音乐学院一年级学生杨光,此次在《二泉》中扮演了阿炳生母吴氏。她表示:“这是我第一次在整部歌剧中去饰演一个角色,而不是单单去唱一个片段或一首咏叹调。有机会在舞台上而不只是在琴房里演唱,这对于我来说,既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同时也收获颇丰。通过这次舞台经验,让我对歌剧演绎有了新的认识,站在舞台上演唱角色唱段时,不是单单去演唱,而是学会如何塑造、演绎出这个角色,让观众看到生母吴氏这个可怜的母亲无奈、愤怒、愧疚或是悔恨……排演完这部歌剧,在收获更多舞台经验的同时,更加激发了我对歌剧的热爱。”

谈到天津音乐学院创排这场大戏的初衷,王宏伟院长表示:“艺术院校不同于其他高校,艺术院校对人才的培养,有它独特的规律和要求。对于声乐和器乐的孩子,必须是一一对一的上课方式。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对生活、对艺术的认知也不一样,所以对声乐和器乐的学习,就要采取非常独特的一对一的学习方式。但是,课堂的学习怎么能够转化成好的成果,或者说怎么能够让孩子们更好地在实践中得到成长,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到舞台。”

## 【热点追踪】

不久前,在2024天津音乐节上亮相的民族歌剧《二泉》感动了无数观众,四天五场演出,现场爆满,座无虚席。这场大戏的创排和演出,是由天津音乐学院近300名师生完成的。这部民族歌剧的成功上演,不仅为观众带来了高品质的视听享受,也彰显了天津音乐学院对艺术教育的深度探索和创新实践,本报记者对天津音乐学院王宏伟院长等专家进行了专访。

## 天津音乐学院院长王宏伟谈民族歌剧《二泉》创排幕后

从音乐教室到公共剧场  
拓宽艺术教育实践舞台

本报记者 郭晓莹



上来就能有剧可以演,有剧场可以为他们提供。”天津音乐学院跟国家大剧院、天津大剧院、天津音乐厅、津湾大剧院都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我们要把所有能够用到的资源和舞台都对接到我们的学生身上。作为一名校长,就是要成就更多人的梦想,尽我们的所能给孩子们提供平台和机会,为孩子们创造更多、更大的舞台。”王宏伟院长由衷地说。

## 为市场带来更多高水平中国民族歌剧

在天津音乐学院民族歌剧《二泉》专家研讨会上,各界专家学者纷纷对天津音乐学院师生在民族歌剧领域的长期耕耘和不懈努力给予高度评价。他们强调,天津音乐学院民族歌剧《二泉》的成功,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是天津音乐学院在教学和创作上卓越水平的典范展示。这部作品不仅令人赞叹其艺术成就,还标志着中国民族歌剧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舞台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泉》,把一位音乐家苦难的一生通过几个片段呈现出来,这样的叙事方式和内容,在目前中国当代的歌剧里是不多见的。“我们需要用这样的艺术形式,用这样的载体去表达感情。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用歌剧这样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让同学们在舞台上学到东西,让孩子们一下就看到这个高品质的剧,在高品质歌剧的引领下,对民族歌剧有更深层次的了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去探讨民族歌剧如何传承、怎么延续、怎么发展,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歌剧排演出来以后,后续我们还要通过这样的歌剧形成一个中国民族歌剧的教学体系。也就是说,未来会让这样优秀的民族歌剧进入到我们的课堂里来,进入到我们的教材里,进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模式里。让同学们在这个基础上,真正懂得歌剧的制作流程是怎么样的,歌剧的演唱是怎么样的,歌剧的表演是怎么样的,歌剧这个舞台呈现是什么样,歌剧对人物塑造是怎么样的,歌剧的多媒体运用是怎么样的。通过《二泉》这样高品质的剧,同学们就会明白中国民族歌剧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在未来的学习上也会有更明确

方向和目标。”王宏伟院长说。

对《二泉》这部民族歌剧,王宏伟院长表示,未来要让这出戏能够流传下去,天津音乐学院每年都要把这出戏拿出来演,“这次我们创排演出后社会反响很好,也有一些演出机构来找我们,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产学研演一体化。未来我们会让《二泉》这部戏走出去,目前我们计划在国内外巡演,下一步,我们将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带着《二泉》‘出海’,让懂懂荷马的西方人,也‘看见’阿炳,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希望这样一个中国故事能够走出去,让世界各地观众都能够看到这样一部高品质的中国文艺作品,同时在这样一个苦难的音乐家的经历当中,感受到中国民族歌剧的魅力,我们是有这个自信的。”

在此次专家研讨会上,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齐佩娟高度评价天津音乐学院在剧目打造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功探索。《二泉》的卓越成就不仅体现在艺术表现上,更体现在艺术教育融入实际表演中的教学与实践有效结合上,极大地提升了艺术院校人才培养的水平与质量,也进一步增强了剧目的文化影响力,这种模式应该在当前的艺术教育中广泛推广。

## 让剧场成为民族歌剧人才培养重要一环

2012年,王宏伟院长从舞台走向讲台,开始了自己的教育生涯。“在我人生道路上,有很多前辈、老师给了我关心和指导,我觉得今天我有这样的机会和平台,我需要去帮助这些年轻人,需要帮他们在艺术道路上实现他们的艺术梦想,我觉得这比单纯做一名歌唱家可能更有意义。天津音乐学院是一个老牌的音乐学院,66年的办学历程,底蕴深厚,建国之初,一大批音乐家都是在天津成长起来的。今天这个接力棒到了我们的手上,要把这个接力棒接好,应该让天津音乐学院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一直传承下去。”王宏伟院长说。

天津音乐学院将《二泉》作为教学剧目进行经典化创排,不仅让学生从课堂走向舞台,更将舞台转化为学习和实践的空间。这种教育模式有效地将理论教学、艺术创作和职业实践结合起

来,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作为天津音乐学院产学研演一体化这个人才培养模式的推进,《二泉》的创排和演出是一次生动的实践。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雷佳表示,民族歌剧《二泉》的排演无疑是一堂生动的歌剧表演专业课,众多名师的指导,为师生们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实践机会。通过这次实践,学生们不仅能够亲身体验传统音乐的魅力,还能直观地理解杨荫浏先生《二泉映月》这一“躺”在书本中的历史性事件,从而加深对传统音乐的认知和感受,更加促进了他们对艺术理想、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的深入思考和领悟。

对于此次作为教学剧目创排《二泉》,著名导演艺术家、歌剧教育家、民族歌剧《二泉》总导演黄定山强调,“表演艺术一定是实践艺术,是行动的艺术。特别是歌剧,它是所有舞台艺术门类集合之大成,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如果仅在课堂,坐在钢琴前,是教不出好学生的。在排演歌剧的时候,老师们在现场排练,在舞台的课堂上一对一的教学,现场指导学生不断地验证和实践,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天津音乐学院探索出产学研演这样一个人才培养模式,应该说,对整个艺术教育都会产生启示性的作用。

谈到中国民族歌剧和人才培养模式,王宏伟院长认为,从延安时期的《白毛女》开始,再到后来《洪湖赤卫队》《江姐》等这些优秀的歌剧,中国民族歌剧不乏精品,但是近些年在民族歌剧的高原上还是缺乏高峰之作或者说传世之作,虽然很多专业剧团都在做歌剧,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有些剧走不远。“究其原因,我作为一个职业演员,有切身的感受,我们在人才的培养模式上存在问题。很多演员,你让他唱可以,但让他演歌剧他不会演。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教学体系里,没有把它形成一个好的机制和模式。”

“我们希望天津音乐学院未来能够把中国民族歌剧的教学体系做好,也就是说中国民族歌剧到底要怎么排怎么演,首先是从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机制上要探索,所以去年我们就在学校做了改革,成立歌剧学院,通过教学课程的设置、师资队伍的建设,形成产学研演歌剧人才培养模式。同时我们也加强学术与理论研究,获批国家艺术基金‘中国民族歌剧人才培养’项目,通过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来进一步探索人才培养的模式。去年我们请了全国35位顶尖的歌剧唱家、作曲家、导演、指挥、舞美设计师、灯光设计师、化妆造型设计师,到天津音乐学院来进行讲学。”王宏伟院长说。这些专家都是最高水准的,比如歌唱家阎维文、导演黄定山等艺术大师,都是目前活跃在中国歌剧舞台上的领军人物。

“随着这些艺术家的到来,我们也积累了一定的人才培养经验,我们还把这些专家的讲课内容,整理编辑成论文,在学报进行刊发,我们也试图形成这样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让更多人认识中国民族歌剧。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初步做了一些探索,未来我们希望天津音乐学院在中国民族歌剧的人才培养上,能够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王宏伟院长说。

作为一名中国文化艺术教育带头人,带领师生在舞台表演,作为一名歌唱家在舞台上饰演阿炳,会有怎样不同的感受呢?对此王宏伟院长表示,“作为一名职业演员,一名军旅艺术家,我的责任就是在舞台上把角色塑造好就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作为大学的一名负责人,你的言行,你的举止,都会影响到同学们,所以我在做这部剧的时候,希望大家在这部剧中不仅仅能够感受到艺术的魅力,感受到一个职业歌唱家的素质和精神,也能够感受到我作为一名大学校长的这种引领作用。作为中国民族歌剧的一名职业演员,怎么能够带领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对民族歌剧有新的认知,怎么带领他们树立更高的人生目标,让他们在中国民族歌剧的这条路上能够走出来,走得更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 非遗新传

## 徐广华 探索折扇里的中国美学

本报记者 孙瑜

力和精确度都是不一样的。因为竹子上有纤维,制作时劲大和劲小都容易对扇子的造型产生影响。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首先得坐得住,其次得练。”这是学习折扇技艺时,师傅告诉徐广华的第一句话,也是徐广华磨炼技艺的唯一“窍门”。

## 在古扇中寻觅中国美学气韵

杨柳青折扇制作技艺和杨柳青年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徐广华解释,“杨柳青折扇与杨柳青年画有着紧密联系,其创始人是杨柳青年画的画师戴廉增。后来,戴廉增在北京东打磨厂开了前店后厂的扇画庄。年画和扇子都是季节性的,而且能够互补。到了夏天,他用高档湘妃竹做扇骨、杨柳青年画做扇面制作成的扇子,受到当时人们的欢迎。”后来,杨柳青折扇制作技艺成为北派制扇技艺的代表,传承者将技法传播至京津冀晋等地。

制作杨柳青折扇,最重要的就是选料。每年白露前后,徐广华都会去浙江安吉、安徽六安等地挑选玉竹。竹子皮下水分比较大,而且有的有虫害、划痕等,只有没有伤的竹子才行,此外他选取的竹子节单要大于4厘米,直径要超过20厘米,可以说每一根竹子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被选中的竹子,要截成1.2米至1.4米的竹段,再放到当地的大锅里水煮,达到防虫、防腐的效果。等运回天津后,还要在通风阴凉的地方放置三四年,才能被用于制扇。

杨柳青折扇的制作过程则更为精良而讲

究,几十道制作工艺沿着传统手工技法,注重小骨皮薄中厚,排列整齐紧密,扇形平整中直,流线感强,适于把玩。

杨柳青折扇讲究扇骨之美,尤以扇骨制作工艺难度最大。扇骨是精华,由两根大骨和十几根小骨组成,小骨必须做到完全一样。每根小骨都要磨上万次,一不小心就会划伤手指。“这制扇考验的不仅是手艺人手艺,更多的还是耐心。”徐广华讲道。

对于这门技艺,徐广华坦言,最困难的环节是折扇做造型:折扇的造型包括方、直、圆、尖、满、牙、琴、包、嵌、头。包嵌头就是两边贴上铝片、有机材料等,它是最费材料,成本最高的一类。其次就是圆头,要做一个正圆,琴方做成像古琴形状的,直方就是没有尖,像直棒子一样。徐广华最擅长做直方和古方造型的折扇,因为这是制扇工艺的最标准造型。他在学扇的时候,这两种造型是练习最多的。徐广华认为,这两种造型看似简单,其实越简单的越难处理,需要耐心和细心。

徐广华说,近年来人们对文玩热度非常高,喜欢折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也有人来找他带着修复收藏的残损折扇,所以他一直在研究古老的制扇工艺、工序和制扇传统工具。

徐广华一直对古扇修复有着浓厚的兴趣,看到一把残损的老扇子,他就想要去复原它。徐广华表示,目前市面上出现的扇子,大部分是根据以前的扇子造型制作的。虽然造型很容易模仿,但是韵味却模仿不出来。出现这种情

况,有可能就是尺寸差着一两毫米,或者竹子的颜色、包浆程度等细微的差别。老扇子有种古朴的浊气,谁能把这种气韵仿到了,那作品就是人见人爱了。

徐广华表示,戴廉增当年做的折扇多为进贡用品,扇头造型较多,有的上面镶玉、玳瑁、珊瑚、象牙。“现在市面上的民国老扇子,80%是残破的,有的藏友来找我做修复,可又不知道残的部分是什么样,我们就得查资料,到博物馆看古扇,经过研究,画出来残的部分,然后再去修复。”为了古扇保留岁月的沉淀,徐广华谨记师傅的教导,修复的过程中秉持“修旧如旧”。这些年经徐广华之手修复的珍贵古扇有三四百把,“能够让古扇焕发新生,是让我特别高兴的事。”

徐广华收徒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有耐心,能坐得住,有兴趣。因为制作折扇的工艺很繁琐,对很多人来说,过程是很枯燥的。刘乃鹤是徐广华的徒弟,由于进步很快,仅仅两年,刘乃鹤就已具备了独挑大梁的能力。如今,潜心折扇工艺的刘乃鹤,不仅在家乡开了全市第一家折扇店,还受到当地重视,申请了非遗项目。刘乃鹤认为,除了高超的技艺,他更佩服师傅徐广华的豁达。不仅倾囊相授,还亲自带他到南方各省去学习,并鼓励他“要记百家之长,不要纠结所谓的南北派别”。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传统折扇,不少年轻人开始学习这项技艺,更让徐广华高兴的是折扇市场的下沉,这也让他对这项技艺的传承和发扬更加有了信心。随着旅游市场的兴起,折扇在很多景区都成为热门的旅游纪念品。“如果在只有中高档市场,终究是少数人的游戏,只有变成大众化的实用器,这项技艺才能长久地延续。”徐广华说。

对于下一步的打算,徐广华表示,还想继续多带一些徒弟,只要有人想学他就教,为杨柳青折扇制作技艺的传承和人类文化的传播,踏踏实实做一些工作。

一方小小的扇子,可传情浓,可逆风骨,在夏蝉将鸣未鸣,热浪渐浓未浓之时,轻摇折扇,感受一下穿越千年、清风徐来的滋味。折扇有风、韵从东来,开之则用,合之则藏,一把折扇将古今工艺的美学尽藏其中。天津杨柳青折扇成为北派制扇工艺的代表,作为杨柳青折扇制作技艺第六代传承人徐广华,致力于北派制扇传统样式的研究、保护和恢复,挖掘抢救了多项传统制作工艺,在融合传统制扇技艺的同时自主创新,创作出梅鹿合竹折扇、玉竹圆头折扇、包袱头折扇、合式水磨竹折扇等,把杨柳青折扇制作工艺推向新的艺术高度。



## 兴趣把他推上了非遗传承之路

拉条、钻孔、打磨……见到杨柳青折扇制作技艺第六代传承人徐广华时,他正在位于古文化街的工作室里处理刚刚从仓库中取出的竹料。做扇时,徐广华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工作台前,有时一坐就是大半天。每一把扇子的制作,都是一次人、物与时间的对话。

今年45岁的徐广华,中专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天津市餐具厂的木器车间负责设计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对木工工艺逐渐熟悉起来。由于工作地点距离青年路附近的旧物市场比较近,他就经常利用午休的时间去逛逛,不仅如此,他还会利用周末的时间到沈阳道附近的旧物市场溜达。

“我当时去这两个市场就是为了购买旧的扇子。”徐广华回忆道,最初他买旧扇就是为了使用,当时上班工资并不是很多,一把好的旧扇在100多元,质量差一点的也有二三十元。他觉得很多扇子做工比较粗糙,就想着将扇子加工得更好一点,这才有了学习做扇子的念头。后来,徐广华购买了一些有残缺的破扇,利用木工工具和

技术先对旧扇进行修复,修好后再到沈阳道古物市场去销售,一点一点积累经验。“有时候我就买上好几把破扇,然后给他攒成一把手好的扇子。”徐广华说。

2002年前后,经人引荐,徐广华跟随杨柳青折扇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郑高学习。2008年,为了能真正学好这门技艺,徐广华也是将自己豁了出去,办理了停薪留职,在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的前提下只身来到北京学习。虽然学习是免费的,但是制作折扇的所有材料都需要自己购买。为此,徐广华在学习期间,只要有时间,就会往返于天津的沈阳道古物市场买残破的扇子,修复后再卖。当师傅得知他是为了缓解经济压力时,让徐广华从自己的店铺中挑选一些新扇子到市场去摆摊销售。

由于徐广华有一定的木工基础,上手起来就比较快速。不到一年的时间,徐广华就已经能独立完成折扇制作了。徐广华介绍到,他学习折扇技艺也是从最基础的方面学起,比如认识制作扇子的竹子以及各种工具等。

由于折扇使用材料是竹子,而自己最早接触的是木料,从材质和做工来讲,两者之间的用